

【香港】董桥散文选

跟中国的梦赛跑

天行编

花城出版社



82760

I 267
153

董桥散文选

跟中国的梦赛跑

天行编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05号

跟中国的梦赛跑

——董桥散文选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75印张 1插页 190,000字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ISBN 7-5360-1138-5 / I·1016

定价：4.20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香港著名作家董桥首次在大陆出版的散文精选本。他的散文，在台湾、香港及海外颇负盛名。

董桥散文，以“野”出名。知识丰富，文采风流，隽言妙语，趣味横生，人称“董桥风格”。他剪接感情，圈点男女，闲谈世事，诉说情怀，备有多副笔墨。不少篇什，如《情辩》、《中年是下午茶》、《不穿奶罩的诗人》等，大陆一经转载，即不胫而走，被认为向大陆读者展现了一个散文新天地。

《读书》杂志曾以“你一定要看董桥”为题，介绍其人其文，可见非同一般。

目 录

感情剪接

情画.....	3
情辩.....	7
上帝不听电话.....	12
中年是下午茶.....	16
“一室皆春气矣!”	19
偏要挑白色.....	23
星期天不按钮.....	27
谁都不要答应送谁一座玫瑰园.....	31
布朗宁先生的牛油面包.....	35
父亲加女儿等于回忆.....	39
从“相吸”到“相依”.....	42
形象弄人.....	47
蓍草等等.....	51
干干净净的屠格涅夫.....	54
满抽屉的寂寞.....	58

DK86/16

文化眉批

文章似酒.....	65
得友人信戏作.....	67
春日即事.....	71
“我并没有答应送你一座玫瑰园!”	76
我们吃下午茶去!	80
撒在沙发上的文化史.....	84
三“家”村.....	88
喜欢弄点文化的人.....	92
听那立体的乡愁.....	96
说品味.....	100
元旦的消息.....	104
书窗即事.....	107
静观的固执.....	110
杂谈康拉德.....	112

思想散墨

结构主义风波.....	127
凯恩斯的手.....	134
“只有敬亭，依然此柳”.....	138
“神话”的“乐趣”.....	142

王韬的心情.....	161
一点领会.....	164
读园林.....	166
创新与反调.....	170
枪·开枪·枪声.....	174
读今人的旧诗.....	181

雨声并不诗意

这一代的事.....	193
给后花园点灯.....	195
春日戏笔.....	199
雨声并不诗意.....	201
如意·吉祥.....	203
那天晚上.....	211
旧地.....	215
火车老不到站.....	218
不穿奶罩的诗人.....	220
英伦日志半叶.....	222
旅行丛话.....	225
说不上巧合.....	234
论补白.....	238
门.....	241
“咖啡或茶”.....	244

人是机器.....	247
辨子的没落.....	250

藏书家的心事

滋味.....	255
藏书家的心事.....	257
访书小录.....	261
谈谈谈书的书.....	269
关于藏书.....	278
也谈藏书印记.....	287
藏书票史话.....	292

感情剪接

中年最是尴尬。天没亮就睡不着的年龄。只会感慨不会感动的年龄。只有哀愁没有愤怒的年龄。中年是吻女人额头不是吻女人嘴唇的年龄；是用浓咖啡服食胃药的年龄。中年是下午茶……总之这顿下午茶是搅一杯往事、切一块乡愁、榨几滴希望的下午。

情 画

一

山上很静，房子很大。客厅里一色中世纪木头家具，彩色挂毯描画桑姆孙拔山扛鼎的身体：头发留长了，眼珠挖掉了；狄莱拉不减当年贪婪，舍不得他那一团罩不住的精力。房子的主人维廉·摩里斯不在家，到冰岛搜集中世纪民俗资料去。摩里斯夫人珍妮和她的情夫但第·加百利·罗赛蒂在染满暮色的客厅里消耗沉淀在身体里的欲念。她的头发又浓又长，像水，流遍罗赛蒂全身。

“……”她把他缠得很紧。

“……”他闭上眼睛让思潮跟着她的身体起伏：他的画笔勾破了她每一寸肌肤。她是他的阿瑟王那位淫荡的皇后。她是他天堂里的怨妇。她是他的“碧姬”：古堡露台一片萧索，

石壁又冷又湿；无花果树的枝叶分外蓊郁，都呈墨绿色；几茎常春藤缠着栏杆滴翠，仿佛死里求生。群鸦乱飞，蘸饱了墨汁的黑翼在乌沉的天空中即兴泼墨。没有风。他的碧娅坐在那里，背靠石壁，两手交叠摆在膝盖上。那天的暮色也像现在这样苍茫，她的衣裙全成了淡紫色水纹，化出满身涟漪。身边一串念珠、一本经书、一座日规、几封丈夫给她的旧信。万物默默蛻嬗：她的眼神凝成好多故事。他的珍妮成了她的“碧娅”；她的“碧娅”成了他的珍妮。但丁“炼狱”里这个女人给丈夫锁在疟疾传染区里这幢古堡中等死：碧娅的尘缘已尽；无尽的是罗赛蒂画笔下珍妮慑人的艳光。诗人史文朋说：“娶她为妻的念头是狂人的念头；男人顶多只敢梦想一吻她的脚尖。”小说家亨利·詹姆斯见了珍妮之后好几天“魂牵梦绕，不能自己”。珍妮的丈夫摩里斯当年对她说：“我不能画你，只能爱你。”摩里斯于是娶了这位牛津看管马厩的老头的女儿。摩里斯不是狂人。

二

罗赛蒂不敢睁开眼睛。长发的暗香熏不醉他的良知：摩里斯是他的老朋友，一起画画、写诗，一起在维多利亚的伦敦买醉、买笑，一起模仿拉斐尔之前中世纪意大利的画风，一起经营设计公司，制造墙纸、布料、彩色窗玻璃，一起给珍妮画像。可是珍妮终于嫁给摩里斯，生了一个女儿。（珍妮用嘴唇轻轻搔他的胡须。）罗赛蒂终于也跟丽西结婚了。丽

西是百合，贞洁脱俗，暗示“寡情”而死；珍妮是玫瑰，冶荡逼人，隐喻“纵情”而死。丽西是理性的，纤弱的，冷峭的，象征智慧。珍妮是感性的，丰饶的，煽情的，象征欲望。（一瞬间，欲望溶化成一滩浓烈的死水，珍妮像放掉一叶纸船那样放掉罗赛蒂的身体……）丽西怀孕了。丽西的婴儿一生出来就死了。丽西用鸦片镇定自己。他半夜回家，发现丽西服过量鸦片身亡。他把自己的手抄诗稿全部放入丽西的棺木中陪葬：爱已死，诗也死了。罗赛蒂过完六年鳏居生活，最后还是掉进酒杯里，掉进珍妮黑色的发海里。有人说：“这是旧情复燃；当年他追求过珍妮，却因为对丽西有道义责任，只好鼓励摩里斯娶珍妮。”有人说：“当年珍妮贪图富贵，嫁给摩里斯，罗赛蒂愤而娶丽西。”（珍妮说：你睡吧。我去拨一拨壁炉里的火。）罗赛蒂梦见他的“碧姬”，梦见他的画笔下的珍妮：“古堡露台一片萧索，石壁又冷又湿；无花果树的枝叶分外蓊郁……”这些都不是情诗；是情画。

三

摩里斯从冰冷的冰岛回来了，回到珍妮冰冷的眼波里。摩里斯和珍妮越来越没有什么话好谈了。他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他攻击英国的工厂制度。他提倡生产方法集体享有制。他迷恋中世纪手工艺工匠的生涯。他写书：《艺术与社会主义》、《真假社会》、《有用的工作和无用的劳苦》。珍妮离开他太远了：“我不能画你，也不能爱你”。爱你的是罗赛蒂：

罗赛蒂给珍妮写信、画画、写诗。他挖开丽西的棺木，拿回那部诗稿，重新寄情感性诗歌。他越来越疲倦了。珍妮不能天天跟他在一起，只能写信给他：“亲爱的……关于那首商赖，我自觉反应太迟钝了。想想真伤心。事实上，我是在病中收到那首诗的；初读时只觉全诗悲哀极了，感触很多；可惜我不知道自己的判断是对是错；过后想到你一定是在病中写的，不然不会写得这样凄凉。我于是只字不提。这就是实情了。我这样做，竟使你怅惘；原谅我。我希望你了解我为什么只字不提那首诗，不要再追问我了。……”“下星期你一定要让我来看你……”“我星期二下午三点或三点半还是会来看你的，虽然你写了这样脏的一封信给我……”一八八一年罗赛蒂五十三岁。那年秋天，他到湖区养病一个月，在客栈里写了最后一封信给珍妮：“我的新版诗集已经寄来十多本。你要我寄一本给你吗？该寄到哪一个地址去？或者寄两本，一本给你，一本给摩里斯？告诉我你要我怎么做。”此后六个月珍妮没有收到他的信。一八八二年复活节，罗赛蒂去世了。临终前一夜，他立了遗嘱，把三幅画珍妮的粉笔画留给珍妮。十四年后，摩里斯也过世了。珍妮一直活到一九一四年七十五岁才死：“群鸦乱飞，蘸饱了墨汁的黑翼在乌沉的天空中即兴泼墨。没有风。”……

——八四年初夏读先拉斐尔派画册有感

情 辩

一

不一定要在很绿很绿的草地上。

不一定要在很凉很凉的大树下。

不一定要在很静很静的山路上。

不一定要在幽柔的灯下。

不一定要在又软又暖的床上。

三

可是，波兰革命女杰罗莎·卢桑柏一八九九年三月六日
写给她的革命情人的信里说，

“你该记得……在梅利德的那些中午，吃了午饭，你坐在游廊上喝很浓很浓的咖啡，阳光热得你满身汗；我带着我那本《行政理论》的笔记慢慢走到花园里去。你该记得：那个星期天，一队乐队闯进公园又吹又敲不让我们静静坐在那儿；我们于是走路到马罗基亚去，然后又走路回来；月亮从圣萨尔瓦多那边缓缓升上来，我们在谈我到德国去的事。我们停下来，在那条幽暗的路上拥抱在一起，远处群山之间有一弯新月。你记得吗？我现在还闻得到那天晚上的味道。你该记得：你通常都是晚上八点二十分从鲁卡诺回来，带了一大包吃的；我赶紧带着那盏油灯奔下楼去，帮你抬东西上楼。……我们在那间空房间里的桌上吃东西，通往游廊的门开着，园中的花气随风吹了进来……。”

三

谁说一定要有游廊？

谁说一定要有花园？

谁说一定要有音乐？

谁说一定要有月亮？

谁说一定要有群山？

谁说一定要有油灯？

谁说一定要有花气？

四

“谁说不可以在图书馆里跟你温存？”她说。

伦敦东亚学院图书馆里的光线并不太亮；一排排的书架成了一排排的墙。她坐在书架前的地毯上翻书。他坐在她的右手边。她忽然凑过去吻他的颈。她的右手开始抚摩他的长头发；左手先是搂他的腰，然后慢慢往下沉。她握着他。他是一本给翻了开来的书。

“这里就是游廊。”她说。

“.....”

“这里就是花园。”她说。

“.....”

“谁说我们大家都该把自己骗进文学和文字里才能亲热？”她说。

五

可是——

“玉卿嫂和庆生都卧在床头上，玉卿嫂只穿了一件小襟，她的发髻散开了，一大绺乌黑的头发跌到胸口上，她仰靠在床头，紧箍着庆生的颈子，庆生赤了上身，露出青白瘦瘠的背来，他的两只手臂好长好细，搭